

牡丹園記

严陣



严 阵

牡 丹 园 记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牡丹图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6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2}$ 插页2

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5,000

书号 10019·3570

定价 0.71 元

正是深情才动人

(代序)

袁 鹰

严阵同志：

听说你将历年来所写散文編集出版，十分高兴。你用《牡丹园记》作为书名，尤使我欣喜。不仅因为很喜爱你这篇代表作，而且也从牡丹想到更多。

去年此日，我曾陪一位日本朋友专程到北京景山牡丹园访花。五月正是牡丹花时，满园锦绣，使人目不暇接。这可叫那位远方朋友大大地心旷神怡了。他是一位俳句诗人，日本俳句规定每句中必须有表示季节的语词，称作“季语”，而花草树木正是季语中的重要部分。这位朋友在雍和宫、大钟寺这些花木并不盛的地方，对凡是未曾见过的树，尚且要问个究竟，记在小本子上，此番到了牡丹园，其欣快之情就可想而知了。他又是问，又是记，小本子上满满记下几十种牡丹品种的名字。走出园门时，他非常满意地说：“中国的牡丹真是丰富多采，我今天可是大丰收了。我认识了姚黄、魏紫，看到了杨贵妃，而且是喝醉了酒的杨贵妃！”

说实在的，我原先对牡丹并没有特别的爱好，总觉得这

种被誉为“国色天香”的花是一种富贵花。这“富贵”二字，很有点惹人讨厌。过去读到唐刘禹锡诗“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感到这是春风得意时的句子。明末常熟遗民归庄所写《看花杂咏》，其看牡丹有句云：“乱离时逐繁华事，贫贱人看富贵花。”他借看牡丹抒发国破家亡的感慨，写得深沉，也有韵致，将“看富贵花”这类“繁华事”同乱离中的贫贱人作鲜明的对照，使人不禁对牡丹产生一丝心灰意冷的感情。待看到那位薛宝钗小姐在怡红院引酒令中掣得“艳冠群芳”的花名签而踌躇满志，我对牡丹的好感更减弱许多。说到富贵花，又想起几句题外话：这个名字始于何时，我不知道。你可曾查证过？但是当年武则天心血来潮地勒令御苑中所有的花限日限时开放，群花俯首，唯独牡丹抗命，因而被贬谪洛阳，从此成为中州名种，“为天下冠”。敢于公开违抗女皇的淫威，可见是有骨气、有胆量的。单凭这一条，就该摘去“富贵花”的帽子。这一点风骨，并不象薛宝钗，倒有点象林黛玉。

那天陪日本朋友在牡丹园中徜徉半日，我的观感改变了。我们象蜜蜂似地在花丛中营营闹闹，流连忘返。“艳冠群芳”四字评下得恰当，并非虚语。景山牡丹园只是公园中一角，比起你访问过的那个牡丹园要小得多。但就这一片花圃里，几十个品种，几十花名，上百种颜色和姿容，上千个花朵，一起盛开，争妍斗艳。据说牡丹培植到今天，品种已在三百以上。我在惊讶之余，始信牡丹也好，菊花也好，梅花也好，樱花也好，在同一门类中，也是“百花齐放”的。

你专门访问过牡丹园，研究过牡丹，为它写过充满深情的优美的文章。我今天却向你喋喋不休地大讲景山牡丹园，岂不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圣人门前卖四书？我想你会原谅我的，因为我要说的，其实不是牡丹（我哪有资格说它），而是你的散文。你的散文，正象牡丹；你这本散文集本身，也是一座小小的牡丹园。如果我只是一味恭维，说它们在我们的散文园地中“艳冠群芳”，你是不会同意的。但它们确是具有特色的一种名花。它们最大的特色，还不在于绚丽多采，而是你那浓烈深厚的感情。如果说当年薛小姐那支象牙花名签上有“任是无情也动人”一句，惹得我们的宝玉公子“口内颠来倒去”念了好久，那么，你的散文却相反，可以改三个字，叫做：正是深情才动人。

你曾经走过许多地方。你是吮吸大地母亲的乳汁长大的。清除“四害”以后，你从江南走到塞北，从海滨走向戈壁滩，象一个有心的赏花人，在劫后复苏的神州大地上到处访求名花奇卉，为它们低回吟咏，为它们高唱赞歌。你用那支诗人的彩笔，不知疲倦地描绘祖国山川重来的春天和由她带来的迷人景色。你更象一个目光睿智的采矿者，成年累月地跋山涉水，找寻沉埋在地层深处的宝藏。你采掘的不是金，不是银，不是石油，也不是煤和铁，而是比所有这些都贵重千万倍的东西——人民群众的心灵美，中华民族的志气。

你的散文，同你的不少诗一样，用充满抒情的笔调写到了许多人。这众多的人物有个共同点：他们并不是那些建

立功勋因而名气很大的英雄模范、沙场老将、各种群英会的代表，或是攀登高峰有重大创造发明的科学家，而是平凡的建设者，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们胼手胝足，不求出名，不求私利，默默地为社会主义祖国、为人类洒汗流血，贡献自己能做到的一切，甚至长年累月如一日。你不仅描绘了他们的姿容事迹，记下了他们的言谈笑语，更探索了他们那蕴藏在心灵深处的美。读你的散文，我常感到洋溢着、跳荡着诗的激情——时时从字里行间喷薄而出。是不是因为作者本人就是诗人，最擅长于诗的意境和诗的语言？我以为更主要的是你那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的热爱，你那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在战火中长大的战士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心。这也就是你的散文这朵牡丹花最动人之处。

我说你这本散文集之所以象一座牡丹园，因为它们虽然同属牡丹，却是多姿多态，各呈异彩；它们体现着你自己的创作风格，却又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在为祖国大地绣花织锦，皖南山区的养花人和腾格里沙漠的垦殖者气质禀性各不相同；都是矫健妩媚的姑娘，夏侯音音和澹台涓儿的音容笑貌全然两样。其它如《水仙》、《江南丝竹》、《黄山烟雨》、《敬亭绿雪》这些篇章，也都是在各不相同的诗的画面里，清晰地展现出不同人物的命运，使人掩卷难忘。有些作品的题材似乎有些相近，例如《江南一枝春》和《春风又绿江南岸》或《绿梅小记》，但写法却并无重复处。可以看得出，你是花了许多心思的。你尽量摆脱一般化，为每篇作品寻求新的意境，尤其是深邃隽永的诗的意境。“言而无

文，其行不远。”你是诗人，有新奇而美丽的想象力，更有富于美感的笔墨，因而抒情叙事，写人状物，都溶进浓郁的诗情诗意。《竹叶信》、《茶蘼如雪》、《桃溪水月》、《秋水》、《小巷》等篇，连题目都象诗，染上了江南春水的色泽，熏着山野的芳香，读着读着，竟似有点醉意了。

高尔基曾经鼓励青年作者“热情地用散文来写人物，使得散文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为诗”。我想，高尔基在这里说的，当然不是提倡“散文诗”这种体裁，而是强调散文的诗意，希望象诗那样来写散文。我体会他的意思，大约是说，散文要有浓郁的感情，虽然直抒胸臆，却应该象诗那样醇净；散文要有恰当的结构和剪裁，虽然能放能收，舒卷自如，却应该象诗那样精粹；散文的语言要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但也要象诗那样凝炼；散文也可以写得洋洋洒洒大开大阖，但也要象诗那样讲究蕴藉，留有余地。你写得那么多好诗，要“使得散文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为诗”，自然是游刃有余的。

顺便提一句：如单从结构方面去推敲，我也还有个感觉，兴许你在刻划人物的同时，有时过多地注意情节的安排，因而有的篇章似乎倒更象短篇小说。本来，散文的左邻右舍，一边是诗、一边是小说，那个“结合部”，有时难以划一条具体的分界线。鲁迅的《一件小事》、《示众》等篇，是编进短篇小说集的，记得有人为此写过文章。当然，它们同《朝花夕拾》、《野草》里某些散文不同，同《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更不同，但如果将这两篇归入散文这个大的范围，恐怕也未尝不可以。散文虽然要写到人，也应该写

人——如你在许多作品做了的，但毕竟同小说的创作有相异处。作者似乎不必在安排情节的完整紧凑方面过细追求，笔墨可以落在虚虚实实之间、眉目传神之际。不知你以为如何？

《牡丹园记》是你的第一本散文集。象你们山东菏泽的种花人一样，你给我们当代文苑捧出一簇簇艳丽的牡丹。它们一定会得到爱花人、赏花人的喜爱和感谢。我在期待着你新的诗集的同时，也期待你第二本、第三本散文集问世，正如我期待着牡丹园里新的名种。

一九八二年五月，杭州望江山

目 录

正是深情才动人(代序).....	袁 鹰 1
牡丹园记.....	1
竹叶信.....	8
光明行.....	13
江南丝竹.....	22
敬亭绿雪.....	29
采石翠雨.....	38
绿梅小记.....	48
黄山烟雨.....	57
秋水.....	65
长亭.....	74
夏侯音音.....	82
雪.....	90
小巷.....	100
济南探泉.....	112
日观峰上.....	120
水仙.....	129

花村纪事	135
茶蘼如雪	144
敦煌寻幽	154
月牙泉	164
一滴水	172
腾格里夜曲	181
小石榴树	188
江南一枝春	192
小楼一夜听春雨	202
春风又绿江南岸	215
界首秋兴	226
望淮楼	233
听松	243
桃溪水月	249
黄山问云	257

牡丹园记

一九五三年，四月，我到皖南去，经过狮子山下，遇上了雨。江南人在这个季节出门，总要带把伞的，我初来，没有这个习惯。雨，虽是很细，却不紧不慢，下得挺有耐性，眼前的狮子山，只一会，便裹在雨雾中了。

雨不停地下，石级小路，被雨水洗得分外明净。路两边新拔节的翠竹，被碎雨星罩着，绿蒙蒙的，望不到边际，路下的山冲里，一片桃林，初开的桃花，笼在这四月的烟雨里，冲出一层水润润的红雾。这蒙蒙的绿意，这团团的红雾，真象刚滴到宣纸上的水彩一样，慢慢地浸润开来，呵，这奇妙的春雨，它正给未来孕育着怎样的景象啊！

我正往前走，背后却传来了隐约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一把黄中透红的雨伞，穿过透明的雨丝，向这边移动着。雨是迎着脸下的，那走来的人，把整个的一把伞都倾斜在面前，恰好把头和半个身子都遮住了，只见到两只赤着的脚，带着两团山区特有的红泥，在石级上，一步留下一个红色的脚印。

在北方平原的雷雨中，我常蒙幸遇的同路人，给以半伞之助，在这多雨的江南，这样做，该不是过于冒昧。怀着这

样的心情，我向走来的人，打了一个招呼。不料雨伞一斜，在我面前站下的，却是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她右手扶着伞柄，左手擎着几枝初开的白牡丹花，身上的红褂，已经被雨点崩湿了，额前的短发上，也挂着几颗雨珠。好象觉察到我有些犹豫似的，她忽然一声不响，断然地扭转身，径自走了。可是没走多远，却又回过头来，望着我出声地笑了，她一面笑着，一面把伞丢在她脚下的石板上，然后转身迈着快步，登上一层层石级，朝前走去。

眼看着她走进了这紧挨路口的草房，可是等我赶到，却怎么也看不到她，屋子里只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含着一支用竹根雕成的烟管，招呼我说：“同志，把伞放下，避避雨再走，不迟。”我担心雨伞找不到它的主人，忙问：“她呢？”“她？”老人稍一怔，但马上就领悟了我的意思，笑道：“你是说牡丹哪！咳，你没见她的小蹄印子吗？”说着，用烟管亲昵地向后一指。这时我才发现在后门口的山石路上，清晰地留下了她那一行红色的脚印。

记得过去在北方工作的时候，有一回，偶尔从一个南方同志的口里，第一次听说过狮子山，听说过山上的陡壁峭崖，和崖上的一棵奇异的牡丹花的传闻。如今在这狮子山下，无意中遇到这个手里擎着牡丹花，名字也叫牡丹的女孩子，怎能不使我联想起这些往日的疑问。“老伯，听说这山上，有棵出奇的牡丹花，可是真的？”老人经我一问，脸上悠闲的神态忽然没有了，他把烟管从嘴里猛然抽出，抬起头，以深沉的目光，望着门外那不停的雨，望着那在变幻的风云

中时隐时现的狮子山头……

“在这狮子山上，历来就有养牡丹的，这里人养牡丹，并不是为的看花，不过贪图收点丹皮，养家糊口。养牡丹的虽多，可是能把牡丹养奇的，就只一家，就是这一家，也只有过一次，这一次还是在十五六年以前。”老人叹了口气，接着说：“以往在这条冲里，住着小夫妻俩，男的叫长庚，女的叫白妹，他两口，起早睡晚，从石头缝里，扒拉出了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山地，栽了几十棵牡丹，小夫妻俩，侍弄这些牡丹，比人家侍弄孩子还细心，耘草下肥，松根培土，风里雨里，朝朝暮暮，可没闲过一天。后来，新四军起了事，谭司令的队伍来这里住，组织农抗会，减租减息，长庚年轻，人又好，当了农会主席，他顾了工作，就忘了家，侍弄牡丹，也就靠白妹一个人累。日子过的兴旺，白妹累的也乐意，有时春上捉地老虎，她成夜成夜的不回家，就那么蹲在地边上守，不用说牡丹长几个头、几根杈、那天生了几个嫩芽她知道，就是每一棵牡丹有多少叶子，她心里也是有数的。到新四军来的第二年春天，可奇啦，一棵牡丹五个杈，一夜功夫，开出了十朵大花，朵朵都比碗口大，象雪球似的，银灼灼的亮，香味漫遍了整整一条山冲。可巧，就在这棵牡丹开花的那夜，白妹生下了一个丫头。到第二年第三年，牡丹还是照样开十朵大花，人们看了，没有不称奇的。花的名声传远了，白妹爱这花也爱得入了迷，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总要看上几遍，如若有一天没看，就失魂落魄似的。”正当老人说到这里，从那高高的狮子山头上，骤然接连着划过了几道闪电，闪闪的电光

割裂了半个天空，把个小屋映的一明一暗，接着，雷声也就响了起来。老人望着闪电，听着雷声，象有所感触，把语气加快，接着说：“到了第四年上，没等到牡丹开，队伍就走了。队伍一走，下村大土绅三鬼头，就带着乡丁，来到冲里，把长庚捞着，立逼着要他交出农会名单，填表自首，长庚不依，三鬼头立时就把他绑在树上，连砍三刀！虽然三刀都砍在要紧地方，长庚可没有倒下，他挣断绳子，带着伤，带着血，扫开乡丁，扑到三鬼头身上，夺下了他的刀，把那三鬼头杀死，他自己才倒下的。白妹跪在他身边，哭了一夜，第二天，就疯了！”老人说到这里，忽然停住，犹如那被弹得过急的弦儿，突然崩断。我们相对地坐着，谁也不发一言。这时，一声霹雳，猛不防，在头顶上炸开，震得小屋晃了几晃。在那霹雳隆隆远去的余音里，老人把声音放低说：“从那以后，白妹就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月亮地里，一个人跑到山顶那块大青石上一声不响地坐着，有时披着头发赤着脚整夜整夜的在山上乱跑……从此以后，狮子山也就没有什么养牡丹的人了，那棵有名的牡丹，也就再没有开花。”“后来呢？”我问。“后来大伙帮忙拉把着她那孩子，又时常凑钱，帮她治病，可治来治去，总是那样，解放后，虽然好了些，不在外面那么跑了，脑子可还是不抵事。只是每年等到牡丹花开的季节，她看到那花，才能清楚几天。”“她那女孩子呢？”我又问。老人一听我问起她，脸上便一下子恢复了原来的神色，慢悠悠地含上烟管，微笑着说：“你看，不就是和你一路来的那头小鹿吗？”“牡丹？那女孩就是牡丹！”惊奇中，我一下子明白了她

的手里为什么擎着一束白色的牡丹花了。……

一九五九年，也是四月，我到繁昌县来，刚落脚，县委办公室的郭主任就来建议：“明天我到狮子山检查工作，你也去吧，顺便看看那里那棵有名的牡丹花。”听了他的话，不由得使我回忆起五三年经过那里时所听到的故事，我想：既然那时以后一般养牡丹的人都少见了，哪里还有什么有名的牡丹花呢？无非是他想借这个题目，约我和他作伴罢了。

第二天，正是雨后初晴，汽车在新开的公路上奔驰，桃云，柳雾，一团团，一簇簇的被接连着抛到背后，不久，那熟悉的狮子山高峰，就映入我们的眼底了。在一个新车站下车以后，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块宽大的路标，它上面用红漆写着“狮子山牡丹园”六个大字，箭头直指向狮子山顶。这时，我不禁惊奇地叹道：“倒真的有牡丹哪！”郭主任一听，笑道：“怎么？你还不相信吗？”接着，他一面登山，一面把近年来的情形大概地告诉了我。原来这几年，省里为了进一步发展山区特产，培养一批这方面的技术人材，特地在这里办了一所药材学校，以校建场，以场养校，栽种大批的药材，建立了专门的牡丹园。

走着说着，不觉到了山顶，放眼一看，可把我惊住了！整座山头，全是牡丹，这时正值春风送暖，牡丹初开，红白相间，香飘万里。风过处，千姿百态，溢光流彩！远远一望，就象一片彩云，罩满山头。在这千万株牡丹中间，来往着一群群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他们就是这所专门学校里的一些学生，正在忙着为牡丹锄草追肥。在她们中间，有一个四十多

岁的中年妇人，一身蓝衣，满头黑发，看到我们，便笑着迎了上来。一见她来，郭主任便向我介绍道：“这是药材学校新近聘请的技术顾问，名叫白妹。”“白妹？”我怕听错了，故意问了一声。他听到我问，不在意地点了点头。“白妹？”我又重复了一声，郭主任这时转过身来望着我，十分肯定地说：“是的，是白妹，你知道她的身世吗？她过去有疯病，现在好了，那棵有名的牡丹花，本来枯了，经她的手一服侍，这两年又开花了。”正说着，白妹已到面前，她的脸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有青春的活力。我想：无须再问她这几年是怎么恢复了健康，看，她那微笑的脸上不是已经充分地显露出：新生活的力量是多么强烈！

看到她，我不禁想起牡丹，想起那在四月的春雨中丢伞给我的那个古怪而坚毅的女孩子：“她现在在哪里呢？”“她吗？”白妹微笑着回答说：“她从这所学校毕业以后，就到北京进修去了，大概不久就能结业的。”听着她这简单的回答，望着这花朵和彩云结成的伸向远方的长带，望着近处远处那斑斑点点的红色，不由使我想起了她那双永远不停脚，在攀登石级时留下的那一行十分清晰的红色的脚印。我想，不久的将来，在这脚印所到达的地方，我们可爱的祖国，将又要增加多少美丽的牡丹园呵！

太阳升高了，狮子山上，花光映着阳光，阳光照着花光，女孩子们的衣裙和初开的牡丹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片多么灿烂夺目的景象！她们终日辛勤地抚育着牡丹，她们自己也象牡丹一样的被终日辛勤地抚育着。她们也是四月